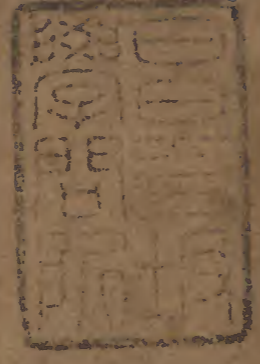


雲笈臥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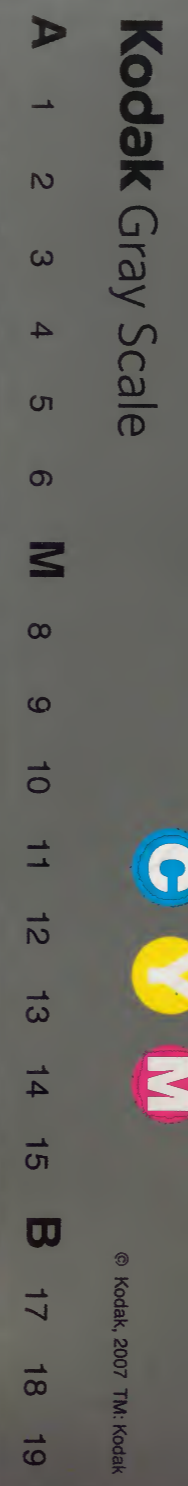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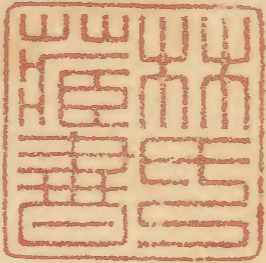
九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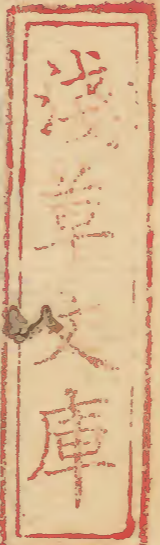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三〇七	九		漢
二	七		書
五	三		籍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32
冊數	4 (3)
函號	307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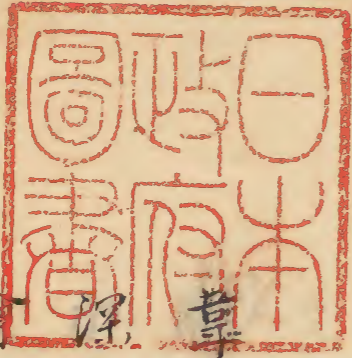


雲谷卧餘卷九



古歎張習孔著

韋蘇州詩



蘇州徐州西潤詩獨憐幽州潤邊生上有黃鸝
 樹鳴看潮帶雨晚未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世所
 贈矣余謂三語俱佳獨看潮帶雨一句不稱夫潤
 邊幽州深樹鳴鸝景頗幽勝忍焉潮挾雨未勢急
 而時晦前之清致皆失矣予嘗于杭州六和塔小

入
港盡處維舟避潮俄而眾呼潮來見如雪山崩覆
瞬息湧至維杙衝斷眾舟如流萍斷梗漂入山壑
勢甚辟易時晡而未晚且無急相已驚魂動魄矣
雖它地不同浙右之甚然無人之舟恐亦不能自
橫也且除州從不通潮語更無着

太牢

禮記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又郊特
牲日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

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太牢貴誠之美也注謂
天子祭天唯用一牛諸侯膳天子亦止一牛尊君
之禮亦如君之尊天蓋以專一誠敬故貴特牲而
賤太牢也太牢者牛羊豕皆備少牢者去牛唯用
羊豕也前漢外戚傳亦云故事以特牲祠大父母
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可見太牢非特牛
後世誤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故唐人號牛僧孺
為太牢楊真卿為少牢皆未考禮記之文也如以

誤

牛為太字，以特牲又為何物乎

詩語傳譎

世傳古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馬貳師謂上句是矣下句謂不可與人言以是心
事曖昧異于司馬君實遠矣若論對偶文理當足
可與言人無二三世傳久而誤身此說良是王樹
叢書舉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裡若何人肯向死
前問謂下句是矣上句豈可認舉世之人盡從愁

暖

老

裡老耶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身當
云浮世多從忘裡老二句正可作對

又考鄭字

蕭何封鄭侯前代詩家皆以鄭為暖音而明詩有
作贊韻者乃謂二韻可通用予于八卷魯論之矣
近因野密叢書亦論此事又以為鄭侯當音贊其
言曰鄭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師者音暖按
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何封音贊明矣而

曾
閱
容

昌

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易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執封于鄧侯以為沛也之暖矣楊巨源詩曰
清同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鄧侯姚合詩曰鄧
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鄧侯鎮諸家皆承此謬
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鄧侯也唐書叙文鄧侯
盱盱切南陽縣名此正得之余按勉夫止據茂陵書
遂謂班固諸人皆謬亦未敢深信但其博覽詳悉
如此誠足欽羨也

正 翰 卿

毛延壽

世傳毛延壽劣畫明妃事其原出于西京雜記然
漢書匈奴傳本曰呼韓邪未朝帝敕官女五人賜
之昭君入官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廷令
求行呼韓邪辭大會帝以五女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碩景襲回殊動左右帝見大驚意
欲留之而難于失信初未嘗如雜記所言按圖以
與之也但雜記亦未言毛延壽畫昭君止云窮按

邪 官 容

其事畫工皆棄市而已因下條云畫工有杜陵毛
延壽形醜好尤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
鬻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
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
棄市京師畫工于芝差布云云然別畫昭君者六
人中亦不審屬誰筆也世獨歸獄延壽誤矣

灰釘

揚升菴引李義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

凌

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
珍奇椎鳴銷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隋錄中
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僻也胡元瑞筆叢日案王陵傳清灰
釘于司馬懿懿即送與之凌因自殺此云曹爽乃
用修之誤蓋因爽禁獄乞食于懿懿送鹽豉大豆
等物遂憶為爽也又何餘冬錄本作王凌而升菴
誤記曹爽故胡元瑞正之然予謂元瑞亦誤凌傳

但索棺釘耳未云乞灰元瑞何據而云然也予嘗
讀陳書梁帝策陳高祖有云祇首震張遂請灰釘
契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云云義山之
語蓋出于此然不知梁策又何所本前世故實今
亡失者實多不能盡究也

叔孫通定太子

陳高不易太子後世皆歸功留侯然先有叔孫通
之諫帝易儲之念為之少阻故留侯得以行其計

耳通之言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
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致血汙地通骨鯁強諫如此在廷之臣其
可儼者有幾帝漸乃以為戲言通又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此言尤為千
古傑識後世定儲位者多宗之且當時天子亦曰
吾聽公矣及留侯進四皓之策帝意始益堅別
叔孫首功何可沒也此在漢史本非僻事而世獨

以為留侯功罕有稱通者吾故表而出之

叔孫先

野容叢書曰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
以為禮者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
言先生余考漢書師古所注乃曰先謂在秦時無
猶言先生之文豈叢書所引又一師古耶然觀上
文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隨純曰叔孫先非
不忠也必自當以先非不忠為句叢書乃以叔孫

秦

先為一句悞矣楊福上書朝廷叔孫本朝之臣豈
可于君父之前稱為叔孫先乎叢書它亦考訂最
精惟此瀆謬學者詳之

左右

宋王懋云古人以右丞相為尊如伊尹為右相仲
虺為左相陳平功高為右丞相周勃為左丞相是
也世因以古凡尊右余以為未然在漢史陳
平以周勃誅諸呂功多願推右以謙勸于是以勃

相
為右丞相位第一左丞相位第二以此推
之必右尊左卑固矣然考漢百官志乃左右僕射
左大將長左右給事中左右丞及左中將右中
將右羽林左監羽林太監皆未嘗先右于左何八
為丞相尊右耶愚謂右非爵尊或一時風尚大
任可得權而左獨養尊處優故以右為重耳如人
左右手太用者居多非賤左貴右觀古人言論皆
曰左右無曰方左者孔子與門人立以有姊之喪

故拱而尚右注吉者尚左陽也凶者尚右陰也陰
不吉于陽可知矣秦紀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
左以富強處便利身此隨意為低昂者也如滴官
曰左遷地悞曰左計意畧相同觀信陵君尊寵侯
生虛左以迎侯生直處公子上不讓亦未嘗不尊
左也左傳有楚人尚左君必左之言意列國所尚
當各不同但此亦是趨尚便利如選擇吉凶之說
耳非謂尊卑之序也總之天地定位離東坎西月

個

不先于日秋不先于春左右之序亘古不移相權
輕重一時偶然不足為定論也

唐明皇戒酒

李贄皇次柳氏舊聞元玄宗入蜀時恰中常偶
獻酒上不舉個懼上曰非疑御也吾御宇之初嘗
大醉損一人悼之因戒酒迄今四十餘年未飲酒
味指近侍曰此皆知之非詔也此德裕太和八年
進上之書後世修唐史者多有採取宜若可信然

沾

沾

吾觀他書若艷異篇之屬玄宗譙樂者甚多未嘗
云戒酒也晚謂諸書不足憑茅郎柳氏舊聞稽之
中載上因肅宗生子幸其宮而飲樂又載上于花
萼樓置酒與諸王為樂使果不飲酒味以此戒傳
播中外久矣個何為不知耶乃知著書者未可盡
信而作史之採取尤宜慎擇矣

狗孤信側帽

世知郭林宗折角巾而不知後又有狗孤信子令

孤德茶周書載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
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
焉東漢尚凡節林宗人望清流之士樂效信為恒
理若信雄武官夷狄之世而能凡動如此為尤奇
也

漢書策文

漢武賜廣陵王胥策有曰無桐好逸無爾宵人顏
注桐音通輕脫之貌此不知何據予按楊子曰師

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
知之時制命于師也凡桐字即為童義無桐好逸
者無若童子然好逸豫也然策文何必用字艱奧
乃爾史記自作伺當是漢書文誤顏氏承誤而強
釋之耳

中興

杜詩今朝漢社稷心數中興年人多疑子美誤用
注中竹仲反而未知其出處按宋史筆削日中興

謂中于理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

伯嚭

史記吳世家載越既滅吳遂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越世家亦云然再考越絕書亦謂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云然左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季孫思哀公在越不利已使因太宰嚭而納賂越乃不助公是吳越滅吳後嚭固未死且復用事于越也此與史記

越絕未知孰是意嚭之狡佞吳亡入越自有所以進身之術似當以左傳爲正然必嚭之亡種之死安知不由嚭乎

百工飭化八材

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鄭玄注八材珠象牙石木金革羽珠日切象日磋玉日琢石日磨木日刻金日鏤革日剝羽日析愚謂先王雖尚厚朴然天地間既有此物亦當制度之以爲世用至于等威之辨

與夫重本抑末之意又必有法以存乎其間也

笋根稚子

杜詩笋根稚子世人見沙上鳧雛傷母眠意稚子
字或是隨筆佳語耳偶觀宋孔平仲溪苑載唐人
食笋詩曰稚子脫錦袍駢頭玉香滑別唐人稱笋
為稚子久矣然既曰笋根又曰稚子杞重當日竹
根稚子

豐隆

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朱子注豐
隆雷師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
神女之所在淮南子曰季春之月豐隆乃出以其
物死張衡思去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覲以交
集抱朴子云故孽孽在乎形氣必不信豐隆之興
去象皆以豐隆為雷明矣及楚辭九章又云願寄
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朽因歸鳥而致辭兮羌
迅高而難當朱子注欲因雲致辭以雲師不聽一

豐隆也何前以為雷而又以為雲意朱子以穆天子傳郭璞注豐隆並刺雲得大壯遂為雷師故謂豐隆可以雲雷內稱也鄙見竊謂屈原本意欲因浮雲寄言而值雷師之阻故不能達以既欲因賢臣以自通而諛邪阻之如此解乃與遇字親切只豐隆仍與離騷同非雲師也未知是吾

關山同一照

杜詩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揚州脩謂照字是

卅

點字引東坡詞滿簾闌一點明月窺人為証殊不知洞仙歌格調滿簾闌一點五字為句以自窺人四字為句與下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句法同坡原無一點明月之語歷考艸堂詩餘李元膺晁世咎顧孔昭王元美輩句調皆如此用脩乃以破句為瓶獲亦悞矣此猶以詩餘句法言也至于詩格論以一點為是知詩者細玩兩句語意自見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玄裳鶴衣

東坡後赤壁賦云孤鶴橫江東翅如車輪玄裳
鶴衣掠舟而西此坡之誤也鶴之黑警存翅不在
尾坡蓋見立鶴而誤以為黑者其尾爾故謂之玄
裳而不知飛鶴之不然也

孫堅父

之國志吳書孫堅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年十七
與父擊斬海賊而不言父名及觀劉敬叔異苑載

賊

堅父名鍾因施瓜供異人而獲吉地敬叔劉宋時
人

用鄮子

僖十九年宋使邦人執鄮子用之司馬子奧諫曰
小者不用大牲况敢用人乎解者皆以殺鄮子為
犧牲用以祭也杜元凱注亦謂殺人而用祭為彼
宋襄公論謂君子殺一牛猶不忍宋乃成一國君
若大豕然是亦以為殺之也乃公羊傳曰惡乎

以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日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是以未嘗殺也杜何不考公穀而注之觀子魚言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謂之日電量非殺矣

須賈錦袍
須賈贈范雎錦袍以為不忘故人為賈之厚非也當賈觀雎時為仇至矣今旅客于秦猝與雎遇豈毋歉于心哉非狗彘然而已亦且懼之而又有所

異于睢也以為才如睢而久在秦必潛秦子必為可以為吾地者故以戀之者賈睢心欲為所用睢也安得為厚睢知士也豈不能度賈之隱乃因其一時之情遂貫賈死在睢誠為厚德矣
杜注長秋之悞
左傳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獲長秋僑如晉之滅
賂也在直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
六年十鄆瞞伐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杜預注

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
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及異于人云云此
杜預不知參考他書而徒徇左傳一字之誤遂強
為之解如此按史記魯世家晉之滅潞獲僑如弟
鄭焚如高惠公二年鄭瞞伐齊之王子城父獲其身
榮如又高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
之又十二諸侯年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

父敗長翟而襄公二年無仇焉由此言之則高襄
當是而惠左氏蓋一字之誤耳而惠二年即魯宣
二年上距魯文獲僑如之時僅八年耳下至晉獲
焚如之時亦不過十餘年鄭瞞三敗年次未遠此
于理為可信長壽之說蓋臆斷也

飲用一盃

予數歲時見鄉人旅飲間有止用一盃巡輪者而
官府禮讌別各一盃十餘歲後并鄉曲亦世一盃

止

止 巡飲者矣觀新唐書載張說事可知唐時雖官燕
亦此一盃而唐書言之未白不如唐世說為詳世
說曰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燕會舉酒說推讓
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
以官班為前後說聞為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
人時長孫太尉以无舅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
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拳飲長安中
說既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為早懸隔至於行

元

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
議深賞之

雲谷卧餘卷九終

雲谷卧餘卷十
古歛張習孔著

雲谷卧餘卷十

古歛張習孔著

顧憲之

梁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訟盜者亦稱己牛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還還本主宅盜始伏辜予謂此按徑前後令不決訟已久矣牛當訟時係飼何所會畜無為性量不能舍新宇而尋故主也憲之貌

能吏当不若是迂矣此见史書之難信如此之說
許字凡字音義

寧國太平瀕江之田以大堤障水田在堤中名曰
圩田而許氏說文無圩字詩韻亦無之惟俗音雲
驢切声同餘按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
曰丘云字仲尼索隱注曰圩音多圩頂言頂上宏
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
四旁高也今圩田堤高而中宏是音雖異而義別

鳥

宇

反

同矣至云因圩頂而名丘字仲尼不可命名之
義獨黃氏韻會說文釋岷字反頂受水之丘從山
尼声言頂当言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岷丘山
四方言中央宏下通作尼由是言之尼丘之山稱
尼者以其反頂也與史記之言合矣身疑大聖
人相表端好豈有頂宏之理姑筆之以考字義云
尾通作微

反第

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本紀作多獸字微古尾

天

微通用論語微生言微生畝班固古今人物表作
尾生言尾生晦莊子盜跖篇亦作尾生與戰國策
同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微生言
即與女子期于橋下而死者
無極

世極而太極之言始于周濂溪性理載陳北溪曰
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世極之極庸節先太
因說亦曰世極之極陰合陽也為極之後陽分陰
也是周子以前已有世極之說矣但柳子康節足

天

此

以氣言周子不專以理言云云蓋北溪以無極昉
于是也而不知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為極道夫
莫如世極不三代為此語矣道言也止人莫如為
極如洪範所謂允厥厥民中有淫朋人無為地德
惟皇作極也道天莫如世極惟與濂溪語不類然
其下文曰這天為極不一作成蓋指上天之數不可
以迹象形器藝之亦與濂溪之世極不相異矣北
山蓋未見此書也又嘗見朱文公與林擇之書云

道

載

杜元凱左傳序載及豕竹書乃晉國之史此間世
竹書煩為見拙而加之或為此書借錄一兩年示
及事甚意汲冢書宋時未大顯故諸儒多未見此
陳蕃下榻
陳蕃下榻事世人多知徐穉而不知周璆蕃傳周
璆言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蕃能致焉字
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別懸之然外仲舉固亦兩
榻也

言用道

世知關壯膠刮骨膠毒而不知為用道用道有
天譴在頰舌醫出之醫曰齧深不可出用道怒斬
之別召一醫日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
可出乃鑿頰骨置楔其用骨裂寸餘竟出其齧用
道奏妓進饌不較此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資治通
鑑乃之

臨卽令修恭相如

間

通

臨叩令與司馬相如相善相如之后臨叩也今日
往朝之相如初尚見令後諱謝而令益謹相如不
赴卓王孫召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其敬之也
至矣史記乃曰謬為恭敬者何蓋令之與相如善
者自有聲氣固不在禮貌繁數也令實滑稽之雄
其為此禮貌者欲以動王孫而因通其女以為戲
樂也相如客貧其室賜文君侍者通殷勤令實助
之不然相如何能辯此故令之與相如善者成也

其為恭敬者謬也謬者何為欲動王孫而挑文君
也令固趣人奇士第非為民父母之道爾

伯夷傳

史記伯夷傳叙有少議論多茅鹿門林次崖輩謂
妙甚是傳之變體羅大徑謂是文章詭唱夫體之
當否且弗具論猶諸家卷之太過予不能心服焉
按古書論體極少自孔子易大傳始作論斷至舜
大知大孝武周達存文王母憂滌篇論體漸備然

半

通篇首尾一意未及仇不相顧者且文字之佳全在結構處見精神使一篇之意收拾完固如水在孟伯滴不漏乃見作手此文子字但言夷子惟窮困而君子不以彼易此後忽言閭巷之人非附青管雲之士不能立名篇首何時有此意乎且用端教語意亦不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訪書唯闕虞夏之文可知此為何語首錯從其文即謂六藝雖博猶考信于載籍虞夏之文雖闕然訪書可知

清

也亦何嘗不可凡此皆由其文中立意不防故辭語世所準之以正其是非也如堯禹遜位一段于篇意何涉而長言之乎鍾伯敬謂世家首吳傳首伯夷存君臣也又有謂傳首伯夷乃是崇讓此言尤非列傳以商周世次為序太伯尊屬伯夷商人安得不首伯敬又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妙甚夷子殷人也故伐之自殷始蓋有不忍言者矣然以唐字亦放下又是何意諛古非今皆

櫻

是此類予獨違衆而櫻以獨見聽後之識者擇之
 升菴疎于正史
 石 張唐英論姚璿引洛水進赤石語楊升菴云按唐
 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民乃得不而獻于后
 日是不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乃赤心餘
 鮮 石豈皆反耶唐英所引蓋此等語林罕傳人解如
 此語所出云云據升菴言是已獨得觀語林之書
 而獨知此耳矣不知此乃李昭德事不特新舊唐

書皆載昭德傳中通鑑綱目亦有之升菴俱未之
 見又以昭德為日知豈語林亦悞耶人言升菴熟
 于野史而疎于正史觀此益信
 曾子易箒
 朱文公答王子合論曾子易箒日子合謂大夫
 之簣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
 或曾子不欲為己甚委曲以受其賜至于死生之
 際 除別異于是蓋多一毫不正亦累于其生如也別

是人之生也可以此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計也
此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不季孫之賜曾子之
受皆為非禮或者因為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
再但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必舉扶以易之非大
賢不能矣朱子之言如此愚謂禮于冠服車旂則
笈有等威若沐第燕私之具非有大夫士之辨也故
曾子平時亦受而安之第當貧而御華美于子不
稱童子不言而已既言之矣曾子固勇于受善者

也豈能姑待哉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為忘乎其疾
之革矣或曰曾子平日之識豈不若童子乎何以
遂御華美也曰天下之善豈有窮乎若者賜之文
而御焉未有失也童子之言本非切要而精義者
聞之必以為更為進爾安貧履素不失吾真視彼
于華美者固為正矣豈可謂失于平時而正于將
死乎此正字非可以不正對言如孔子以不能徒
義為憂非孔子從者皆不義也

三思

宋都昌縣學生問于朱子季文子三思而行子曰
再斯可矣乃周公之思夜以繼日所思又不止三
也朱子引張橫渠言答之尚未晰愚謂再斯可矣
謂事已知其當行猶再加詳審身與周公之不合
者不同蓋周公之何思在未得之而又子之三思
在既得之後苟理有未得何妨深思夜以繼日但
謂之一思可也豈乃三乎

大王翦商

宋

大王翦商之言古今多論之宋陳安鄉因秦伯三
讓集註問于朱子曰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
未去大王乃萌是心睥睨于其下豈得不謂之邪
志秦伯固讓為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此
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為至德朱子曰翦商乃討
語秦伯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据者書
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福

諸不可見矣此聖賢處身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
按安鄉問語極好而朱子不能吞茅曰詩語左氏
必有所據審爾必太王翦商之心為實何以違世
物之律耶愚謂翦非翦滅魯頌蓋言自太王居岐
以至文王境土漸闢損商益周若載翦然推原其
本實自邑岐始耳在太王當日豈遂有心也哉此
與書之肇基皆是後人推原之詞如此方不說壞
太王又揚用修云按說文引詩實始戩商解云祿

也蓋謂太王始受福于商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
滅也用修蓋謂詩本是戩而訛為翦耳然予考說
文注戩為滅未嘗解為福也其說翦曰羽生也一
曰朱羽又未嘗解為滅也夫戩之訛翦或不可知
但說文引詩以釋戩實注為滅初不注福也用修
引古多舛如此

阮

自起阮趙卒四十餘萬項羽阮秦卒二十餘萬籍

埋

嘗疑之所謂阮者苟謂既殺之而復埋之恐起羽
不如此迂也如謂掘成坎穿而生驅以入以當掘
時必有泄而駭竄矣古今言阮者甚多從未及抵
牾逆逸之有也拓跋珪禽燕兵四五萬人盡阮
之于參合陂慕容垂後至參合見積骸如山哭而
祭之此不可見非掩埋也但不知阮之義云何耳
余臆為注曰詐而殺之謂之阮不識可否抑古文
用字好奇後之作史者慕而效之不必盡實也如

示

魏殺燕兵白骨遍地耳何人為之
壘積而使之如山乎固知史書中文字不能盡泥
也

陳安鄉

陳安鄉名淳說經書極有意為日述而第二十二
章既以為之不厭海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字而
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為或者疑
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為自許

之洞而何方于我哉只謂其何但我為此眾人皆
能如此度前後意不相背淳為說以破之日聖人
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掙雜當其為稱夫
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
夫為之不厭海人不倦以自處此是為謙之意辭
言而就卑也及人以學不厭海不倦二子歸之夫
子別又辭之以我所未嘗至此時為謙之意是辭
其為能以就世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

主各自不同愚謂如此看書方不死古人句下安
卿又謂不得其醬不食註惡其不備也惡字太章
亦說得是

生朝

陳安卿問朱子日程子有言人無父母生日倍當
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為壽母生朝與賀言倂詞
朱子壽母詩云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
幃細斟激灑新酒戲世班爛舊珠衣願上龜蓮
千歲壽永令島嶼一家肥也知孝德天庖報更說
陰功世所稀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

鮮曰病已向新除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壘外光陰
 那有盡了亦凡月浩世邊癡兒六六今如行漸媿
 西河不老仙仙人者住紫琳房一且翩然下大
 着久怡容塵世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徒居避
 成嘉遊捧檄因循愧漫良歎借言潭千丈碧年
 此日奉華觴竹柏交柯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
 旌言堂四喜新涼入樂事仍逢壽學似五室丹
 時善禱滿頭綠鬘定重生年々此日歡娛意更
 太平樂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存人子自己
 言別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別具情又為不
 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別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
 礼可其親以非礼待于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

等可足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為不得已者
 其情各不同也詳朱子語意似謂力量不能使吾
 親以礼自律又世俗沿習已久難于倖變此所謂
 不得已也安鄉此問極好朱子所對亦充實不欺
 如此問答最可觀

古三字名

升菴集中有曰我國人名為董之蔡董董姓也之
 蔡董三字其名也複名古為之三字不始見此予

一

一
按楚臣之然率且比齊小臣之在之份如今尹子
文名剛毅於菟皆春秋人也三字在豈始于戰國

葬親須擇風水

胡伯量名淳問于朱子曰淳曰聞風水之說斷然
世之地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
諸已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畧聞或者以為堂穴
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
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為害朱子荅曰伊

川先生雖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凡順地厚之
處乃可然亦亦須稍多形勢拱揖環抱世空闕處
乃可用也愚謂朱子最精于堪輿人多問之多不
肯詳言以其說之不可為訓也夫地既不可不擇
而久掩親柩踰年不葬又以為罪之大者倘擇地
而不能得將遂葬於凶地乎抑寧遷之歲月而多
方以擇乎儒者既知凶地必致禍而又欲以道義
調停于其間乃為之言曰但求地以安親不可為

一 吉凶之說所惑因福而掩親極殊不思安親與國
福為二字凡凡之佳者必子孫繁盛其穴內必
乾煖而安其餘沙飛多走衛射及背必子孫受禍
而穴內非多分穢矣人之所以屢手不葬非為子
孫為親骨也今乃曰不必徇吉凶之說只求安親
不思子孫既凶親骨有安者乎儒者既隱衷自明
凡多之理確乎不爽而又教人不必信吉凶豈志
怨之言乎愚則謂人子葬親凡水斷不可不求其

或求之而不能得之之而貧不能購然後哀痛而
擇其次度乎可耳蓋聖賢之論為不可通行者此
類是也伯量又問曰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
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答曰且以委曲用親為先
如不可回又不可拂親意也凡此皆近情之語

陳仲子

孟子不義陳仲子司馬君實著疑孟以闢孟子謂
兄戴不以其道事君故為不義之祿不以其道取

一
于人而成室故為不義之室仲子不肯口非而身
享故避之仲子蓋猶者有所不為也余隱之又著
方孟辯以闢司馬謂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
義之祿孰得而非之猶是居於陵與妻同處彰
兀之過而離其母斯為非耳余謂此不足折仲子
也此章當看兩之世家一句仲子以兄戴世其德
而享其祿故惡之而避不知世祿自是國典戴惡
得而辭戴嗣祿而推之以養弟非不友者也仲子

即同享萬鍾不過食先世德澤之遺何惡于是而
為此矯激之行哉故孟子深非之也如隱之說是
仲子卻室與祿為當則孟子充仲子之操一段為
贅語矣

一

雲谷卧餘卷十一
貴戚之卿
温公疑孟又以孟子論貴戚之卿諫君不聽不易
位之言為非是余隱之亦著論為孟子解嘲終無
以勝温公之說此不必曲為孟子解也然孟子易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卿

雲谷卧餘卷十一
貴戚之卿
温公疑孟又以孟子論貴戚之卿諫君不聽不易
位之言為非是余隱之亦著論為孟子解嘲終無
以勝温公之說此不必曲為孟子解也然孟子易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貴戚之卿
温公疑孟又以孟子論貴戚之卿諫君不聽不易
位之言為非是余隱之亦著論為孟子解嘲終無
以勝温公之說此不必曲為孟子解也然孟子易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温公疑孟又以孟子論貴戚之卿諫君不聽不易
位之言為非是余隱之亦著論為孟子解嘲終無
以勝温公之說此不必曲為孟子解也然孟子易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位之言為非是余隱之亦著論為孟子解嘲終無
以勝温公之說此不必曲為孟子解也然孟子易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以勝温公之說此不必曲為孟子解也然孟子易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位之言洵過矣吾謂尤失在正對二字蓋此乃貴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一

戚不得已之權而非正也使孟子曰君為大過不

一 諫反復之而不聽必死或行權焉雖易位可也如

此似猶賢于徑率之言身

京兆

漢改內史地為京兆不知其義顏師古注亦無之

惟文

惟又猷通考注曰地高曰京十億曰兆大眾所聚

故曰京兆左馮翊注云馮輔翊佐也右扶風注云

扶助風化也然京兆馮翊扶風皆非地名今作

地名用誤矣今人稱京師輒曰長安以長安古帝

尹作君

都耳此猶名失實矣惟稱府尹曰大京兆此以為

當

漢邑名

漢邑名多絕怪者今多不傳如太原郡之後山寡

反

人汝南郡之滎南郡之即音鉅鹿郡之鄆反差音襄音南

緜音連音慶音友音井陶清河郡之愆音題平原郡之柅音力

却

小海郡之執音東萊郡之愆音琅邪郡之却音扶音臨

仇

淮郡之公音仇猶會稽郡之鄆音桂陽郡之含音淮音匡

古一

度

武威郡之楛音次蒼松右師古注松張掖郡之轆音鹿
 得驪軒音度酒泉郡之大隄音北代郡之大夔音西
 何郡之觥音况是五原郡之桐陽莫黜音如代郡
 之秭氏孟康注秭漢陽郡之厚音黜樂浪郡之誦
 耶音男交趾郡之羸音陵師古注羸陵二字並音來
 荀屬音漏麓音冷迷音朱戴至于京兆之邑有船司空
 賴川郡之邑乃周承休云菟郡之邑乃上殿台西
 蓋馬樂浪郡之邑乃邦頭昧為尤異也

反

中

秦始皇再遇盜

秦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為盜所驚大索十日
 人皆知之至于三十一年始皇微行與武士四人
 夜出逢盜于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
 十日世鮮知者此帝王微行之始故表而出之
 秦始皇會稽頌

中字

始皇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有曰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均疆皇帝并宇兼聽萬子遠近畢

清運理群物考驗子實谷載其不貴賤並通善不
陳前靡有隱情飾有宜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衣夫為寄殺此謂夫淫
猪之寄于殺之無罪許獲奸者殺男棄義程妻為
他物也死勿論也逃嫁子不得母謂男既棄義而不棄妻之乃恐忘
逃嫁子不得母其夫而逃嫁他人必出嫁義飽雖
先生有子其子亦不得認之為母也止義注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
承凡蒙被休淫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
首脩索人樂同分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世極

輿舟不傾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岳休銘按始皇
此頌張美休烈其中間忽入禁止再醮一節秦之
秕政多矣而獨禁此何耶豈深恨于不韋嫪毒
輩故云然耶然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雜以淫穢
之禁失體甚矣當時秉筆者為誰度李斯王官筆
斷不為此

彭越傳悞

史記漢書于彭越鱣皆云項羽入關王誦侯還歸

一
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高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
賜越將軍印使下滄陰以擊楚滬公通鑑乃云田
榮自立為高王是時彭越在鉅野乃衆萬餘人其
所屬榮與越將軍即使擊濟水以史漢言與越將
軍印者漢也以通鑑言與越將軍印者榮也兩者
必有一誤余以為滬公是史漢非蓋田榮憾羽封
田安而遺已故為越使擊安再田儋侍榮攻殺滬
小王安盡併之高之地是其証也若史漢上言田

榮叛項王下言使下滄陰以擊楚中間他骨漢
乃入漢賜越將軍印一語何為乎意班馬因沛公
攻昌邑時越嘗從沛公故以賜印為漢身

漢殺丁公

漢高帝以丁公拘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世人臣效丁
公余謂漢果欲殺失項王天下者引項伯當為誅
首何以不聞蓋丁公為李布母弟帝雖以滕公言

而赦布其憾未釋故遷怒于丁公耳厥後張子房亦曰陛下為天子所誅皆生子所仇怨此亦可推

匹夫懷璧

左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斯言不拘今世以為至當之論即古人亦有取焉蓋謂匹夫而懷璧不為上者可文致其罪而奪之自有斯言後世之渙獵匹夫者皆藉口是以為古人已許我矣嗚呼此豈君子之言哉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夫璧非獨

匹夫有也天子亦有璧天下是也諸侯亦有璧國是也大夫亦有璧家是也使皆以懷璧罪人亦眉黃巢之屬亦可曰天子之罪有天下是其罪斯豈非大亂之道也哉說者曰懷璧之罪非文致也良心匹夫貧賤本不當有璧今有所不當有是其罪也且璧非專指玉不蓋富贍之別名身此又不然人之貧富豈有當然使貧者長貧亘于世而不容其有所懷豈恣怨之道哉箕疇五福富居一焉

今若曰富即可罪也其悖于先聖之言亦是矣吾
願長民者慎勿執是說以為當然而漢胤匹夫也
罪也賈誼言已售
漢書賈誼贊誼通達國體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
庸臣所害甚可悼痛云云然文帝卒用誼策分高
為六國分淮南為三國及景帝時吳楚發難高之
子孫雖皆與謀終心國小兵弱不能大逞漏刻陷
川膠東膠西僅能出兵圍高漢兵一出遂各潰散

未 未

吳楚無強援其勢失矣使高得如悼惠哀王之時
據全齊之勢土地廣甲兵完為吳楚犄角漢之成
敗未可定也是買之身雖未柄用而其言必已售
矣未可謂之不遇也後武帝時主父偃說上令諸
侯得推恩子弟分其國使自銷弱皆祖誼策也武
帝遂号顯偃誼之不得如偃者侯于年也不然文
帝豈棄才之主哉

沈約宋書

廿一史中王元美最不喜宋史至鄙之為爛朝報
此評似為未愜愚以為最佳俗無體者惟沈約宋
書乃姚察稱約方才博洽名亞遷董而馮用之稱
其史才當與陳壽危暉雁行自能炳煇天地間李
道統亦歎服為信今傳後之文余觀約書庸弱泛
漫不異施羅瀆義何諸家推考之過也其文品陋
劣且不必論如武帝紀前皆稱方祖已數十策至
桓玄餘黨平後忽改稱公又數十策至元熙元年

漢

乃依晉爵稱王以何以首卷數十策稱方祖耶廢
帝順帝元蕭道成皆稱高王至昇明之年三月之
後忽改稱高公引前此而稱王何謂也其他陶
錄未淨者甚多姑舉此以槩之

李浩然墓誌

晦庵撰李浩然墓誌有云歲或不登君輒為食以
食饑者自春徂冬日以子教軌道戒子民饑甚軌
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扶老携幼挈釜索

戊

間日作口

新而以君^為歸者又倍于千而三十餘年歲以為法
云何嘗需為計算以七八萬之人日給一升每日
應用米七八百石是一歲率二十八萬餘不矢行
之二十載約得米八百四十餘萬即盈縮不高大
率之甚相遠况此外耗費尤有不賞彼國家富有
四海師行糧食教養之眾慮有脫巾而呼庚癸者
其能粟支數十年未之前聞君不過一編戶儒紳
曷克臻此然晦菴又非飾欺^說世者故記之以資異

聞

四皓子不足信

四皓侍太子子狗史漢言之溫公通鑑不取胡三
者曰言祖剛極仇厲非畏博紳譏議者也但以大
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
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
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小林四叟片言遽能
挽其子哉借便四叟實能挽其子不過汚方祖數

便

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憎傲安施乎若
四叟實修制子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在
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辨士欲夸大
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漢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
闕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却
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
愛而采之

漢高論諸將

漢封功臣而蕭何食邑指多諸將不爭帝曰大將
進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
獸功狗耳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乃不
敢言吾謂帝擬何太高視諸臣大早以吾論之蕭
何守家狗諸臣逐獸狗也逐獸狗雖日為獲而家
乃根本此獸為九重矣此有與諸臣之別也

張良沮六國

何立
八恐平

酈食其說漢高立六國後張長陳八說力沮之為

計

世羨談余按長策引武王封表商臣及歸馬放牛
子皆遷腐無當惟第七策得游士皆各歸為主
與漢立子者此說是矣第五六國韓亦與焉使長
得歸子韓正其夙心也長惟欲漢子成猶不為韓
注乎後人謂良始終為韓非為漢竊恐未然

漢武紀元

漢書武帝建元元年裴駰注云古無年號始起于
此似即昉于武帝即位之年矣然史記武紀大子

數

即位為孝武皇帝不紀建元之語至中篇乃云其
後三年乃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類一
元日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
曰元狩云按此似亦此年魏皆方司自後追稱非
當日即為之也其日後三年者似建元六年之
後至元鼎三年追算元年獲鼎于汾水故建元日
元鼎再史記一元二元三元之下並有四元以得
鼎日元鼎之語今世者或疑褚先生之漏蓋元光

曰

嫁

後尚多元朔而褚亦夫記必一時臨文夫檢或亦
多之由此推之從公未多手號多司進稱宜在元
鼎之身故後此元封改元始多詔書也胡三省註
通鑑亦多此說但其曰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其係
先于之身稱之蓋以漢書四年六月多得鼎于后
土祠旁之禮而竟忘元年五月得鼎于汾水上胡
氏考證精博亦多夫檢之多少孫可推矣

公主

古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未嘗
言王女稱公主也漢書注附今之曰天子不親主
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
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
也夫父主婚者貴賤一也信如斯言凡女皆可
稱翁主矣非是劉敞曰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
公子女為公主右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謂

之翁主者祿公而生耳此說良是若謂王女公侯
主之故稱公主不侯女大夫主之亦當稱夫主乎

駙馬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
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師古注駙副馬也非正
駕車皆為駙馬後漢書屬光祿勳非公主壻也金
日磧自馬監遷駙馬都尉而日磧未嘗尚主董賢
初為駙馬都尉後為三公哀帝以賢弟竟信代賢

字馮

為駙馬都尉魏曹植求為駙馬安宅京宦駙馬可
代為而視王亦疏請為之非主壻也晉武使賈
充鎮關中假用孫鼓吹伶第一駙馬元帝建國上
左封拜百官凡參軍皆拜奉車都尉祿屬皆拜駙
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皆拜騎都尉至宋劉昶奔魏
魏使尚主始拜駙馬都尉字文泰尚魏尚相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自後始專以主壻為駙馬矣

並臍

及

左傳後君噬臍其及國之乎杜預注若蠶腹腸喻
不可及此似未確左傳文惟有報晦處不至如此
引喻失倫余謂此以麝為喻也捕麝以取其
腦麝急有自噬破其臍者人遂不取若既就葉雖
欲噬臍亦無及矣余意如此存質後人

執

落度

淮揚俗誇弱衰託為落度入偶觀史場儀語費禱
日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

寧嘗落度如此即諺乃本此

江南春

先大夫集中有江南春一絕云花徑朱樓翠幙懸
家之亭館占林泉歌聲雜管鶯聲碎井入東風和
管絃之客每評詩曰古今人故不相及如杜牧之
江南春即于軍鶯啼一句便勝此作蓋言平里氣
象何等雄闊而可公四德可以耳目周攬而盡也
予唯唯不敢辨其實杜詩原是十里鶯啼而後人

啼

一兮作焉

紅

譌為千里耳楊用修曰千里常啼誰人聽得千里
像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常啼誰錄之景村
郭樓臺僧寺四旗皆在其中矣信如用修言則杜
詩正以耳目周覽而佳與容之所見別矣然杜作
賈勝先君但不在千里字也

廣陵王事

天

漢廣陵王昏祝祖子發竟天子遣廷尉大將臚即
訊脊惶恐夜歎悲歌達旦以後自絞死見于班史

甚詳而西京雜記曰廣陵王昏乃勇力為子別園
學格然後遂能空手持之莫不化脰後為獸所傷
陷腦而死孟堅子駿皆本朝人何相呼若此脊以
罪死班書非妄西京雜記固不可信也抑又為未
了昏夜飲召所幸郭脂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
更西里馬兮駐待駉黃身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
為苦心何用為樂心可喜則入無惊為樂丞等里

馬路千

台考郭門閔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九右恣更涕
泣奏酒至雞鳴時辭卽以後自絞死郭昭君等二
人皆自殺按歌辭寧爾無序因類物死之言茅左
右涕泣不能為心出得更有人從荀珥筆記之俱
不可解也

雲谷卧餘卷十一終

古歌張習孔著

雲谷卧餘卷十二

方歡以貪聚人

為歡時在位者多貪汚卽中杜弼請以法繩之歡
曰天下貪汚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守
文黑懶字文泰小乃相招誘江東復有蕭衍老翁
專了乞冠礼樂中爲士大夫望之我若急正化禍
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懶士子恣奔蕭衍人物

俗

流散何以爲國張子曰縱貪豈聚人之法耶貪汚
中吾何人物此等士大夫不如舍之使去耳方歡
非人族類惟知殘民以厲此輩身後世豈識者每
祖述其計削乞乞以助強陽陰受其損而不知也
哀哉

鐘譚詩

近代詩品予非作者不敢置論乃五鍾伯敬譚友
夏有一時標誦多可選刻名曰詩歸陳識者多承

爲傾動至今付世最盛日鐘譚瓜實惡道也錢宗
伯牧高論之極詳予摘其切要者曰詩歸出而鐘
譚之底蘊畢露溝澮之盈于是固然無餘必矣尚
其初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
旨稍有一知半見踪影希光以求絕出于時俗又
之見日益僻隘日益粗舉古人之言文大篇鋪陳
排比者以爲繁蕪熟爛昏欲掃而刊之而惟僻見
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

拘君之冥慘如夢而入崩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
三十餘年夙移俗易陷之不返又曰譚之才力薄
于鐘其學殖尤淺謏劣矜甚以徑學為清真以僻
淡為幽峭作他了不了之語以為意表之言不知
求深而強淺焉可解不解之境以為物外之象不
知求執而轉陳其初豈無一知半解遊光掠影居
然謂文外獨絕妙處不傳不自知其識之墮于魔
而趣之既于鬼也又曰承學之徒莫不喜其尖銳

樂其率意相與糊心昧目拍肩而從之以一言蔽
其病日不學而已亦以一言蔽從者之病日僕于
不學而已此論深中鐘譚之病可謂狂闢一砥也

宋誅謝晦

宋謝晦與徐羨之傅亮等廢當陽王迎立文帝之
以晦為荊州刺史後帝疾羨之亮專權謀誅之忌
晦擁兵居上流詭言伐魏發兵以討之晦亦稱兵
拒命晦將周超已大破官軍而晦兵自潰被執伏

誅余謂晦果為罪朝廷即不當授以節或帝苟謂
執之力不及討而姑授之是帝先懷異心待佐命
之臣豈帝王大正之道乎洵如帝之為見是君與
臣惟力是視狹以成敗為曲直豈勝別為邦屬之
殺傳報臣勝別為賈充之戮言貴啟天下逆亂之
禍皆此不正之屬分導之也嗚呼平王殺奔位昏
破楚皆惟力是視也之代而下求其以德服人者
不誠難哉

徒

臨川王聚錢

宏
間
篇

梁臨川王宏好殖貨家鉅富庫屋垂百間在內堂
之後開扉甚嚴乃疑是鑿伏者密以聞上武帝忌
之亡日送盛饌與宏因幸其第飲宴半醉後履其
後房屋之檢視每錢百萬為一聚以黃榜標之千
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地三十餘間帝屈指計之
見錢三億餘萬始知非兵器乃大悅余按古之富
者皆稱錢多未嘗稱銀何也况陪時錢式隘惡行

未
壅不常之億萬錢祇值銅耳此何足珍耶或是史
家行文避俗從雅用錢字以準金銀耳未必真是
錢也然觀唐高宗以勝王將王皆好聚財賜麻兩
車為錢貫以媿之別又真是錢矣不知臨川王所
殖果何等也

方虛谷論詩

吾鄉方虛谷曰元論詩曰桑中漆洎非淫奔者自
為之詩彼淫奔者為之詩而苟觀之人有惡之心

未
秦

故形為歌咏以利譏醜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
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礼義之
言亦致疑焉蓋爾桑中漆洎等作未嘗止乎礼義
也固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鄧衛之淫風豈矣
其四豈無君子與好者可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
歌詠之蓋物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
為戒也予謂旁觀者摹寫淫奔之語神情逼真分
亦導淫之詞也何足為勸戒乎若以旁觀之摹寫

情

為勸戒以今之金瓶梅浪史之屬遂可上同于之
白篇矣然乎否耶

宋徽諸詩

艾儒鄒氏曰宋徽遣約師及戎役之詩也同歌同
時欲其同心也出車方還師杖杜方還役也異歌
異日殊方卑也王氏日出而用兵分均服同食一
衆心也及而振旅分殊方卑辨貴賤一衆志也予
觀二說而為疑焉聖世之方卑貴賤無一日不嚴

入

興

即

遣

豈方軍興之日逐阿屈以買其心乎定之時乃分
別以折其僭如所謂暮四朝三之術哉苟乎日撫
摩之至教誨之周即責之探虎狼蹈水火亦疇敢
有德色乃獨以區區同日之歌方而使其無異心
乎予謂兵貴神速方儼視孔棘之秋豈暇遷延累
日故同日同歌以遣之也迨至飲至策勲之際既
無儼視之迫我起居亦無西戎之役吾禮旃何不
可從容展日各致其情以詳吾體恤之意歟故方

帥以出車方卒以杖杜聖人之率情而無偽約士
所誠感而衆爭也或謂同日同歌之美蓋欲使約
士之合心志而為其苦如兵法士未攻師不言饑
士未并帥不弱飲之意而非如後世吾向不用子
今急而求子之說此亦本王氏之意然聖世帥臣
推擇者素自能委士如嬰兒亦不必于同歌時示
此意矣

甲

申曹起戎

說命曰惟甲曹起戎系注甲曹所以衛身輕動則
有起戎之憂愚謂甲曹衛身防人之害己也帝王
苟坦心任物無故而設防適足生人之心矣故不
日于戈起戎而日甲曹起戎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先儒多說向玄微此從形而上
者言也愚欲更從形下者指其情狀家人曰君子
言有物愚者易說大率即其及物言之欲人易曉

皆

也夫此一陰一陽者如自口鼻之呼吸大至天地
之動晦皆此互極迭運之理而人可萬變依之而
起道者有理之當然也在天可為四時節而寒暑
平在人可為文武剛柔喜怒生殺皆無所偏主而
得其中故一陰一陽者指道之說會而為言者也
自此以上不可言矣自此以下不可言矣自此以下
而不可言矣故惟一陰一陽可以謂道也遊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此道體也正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天地之數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今夫天灑之爾地茫茫爾安見有自一至
十之數不知天也間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數其
自然之分限節度有不可泯者也或曰天地既存
奇偶之數何不增之而至於十二或減之而至於
八何為止於十也曰今夫中者一也有中必有前
有前必有後有前後必有左右是左右前後中五

有

曰

因

數也此因不可以增之而六減之而四也此五數
若陰陽各有之是以倍五而為十耳凡此六皆自
然也自然者神也故求以神能之
必勢坤
地勢坤勢字先儒解作弓下相因之無窮愚按八
純卦象先言體而後言用若四卦先言用而後言
體者亦四卦如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此先言
體而後言用也如兼山游雷隨凡麗澤此先言用

耦

而後言體也每兩卦相對用字皆對稱視坤與地
勢之字亦當如天行之字作活字看

尚象取夫

書契取諸夫朱子謂是以決之意但夫決之夫以
決而去之為義若作決斷果決解似與夫決不合
愚謂上古結繩甚好何必書契易以書契者必好
偽日生吏猾而民黠有不可復吝者也故制書契
以治奸如一陰決去必復為陽明之世界此其所

容

月

至

以取快之義與
 舜巡四岳
 舜典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此為秦山之巖矣又
 月南巡守至南岳八月西巡守至西岳十月六月
 朔巡守至北岳經未明言為衡山華山恒山也舜
 都蒲坂今山西蒲州恒山屬山西渾源州在古剝
 物王畿內地華山雖在陝與蒲止隔一河是蒲坂
 主恒為近至華為尤近至岱為遠至衡為尤遠舜

之巡守宜取道里均適非必選據形勝分南岳西
 岳北岳未見果是衡華恒之山也

秦誓

秦誓之文深言天必愛民亶生聖人以為事師責
 非可諉其辭甚正至未句云時哉不可失此分武
 王之失言也羊祜策吳謂期運雖大所授而功業
 必因人而成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
 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且物為後患矣使武

高祝父

于

王果方夫時之慮是與祐見同也豈為承天弔民
之至公哉先儒吳氏疑泰誓晚出或非盡當時之
本文其識淵矣
將曰考定慎引書
吳人視允以作罪知錄非刺湯武引唐書方定七
歲讀尚書至湯誓同文郢曰柰何以臣伐君父日
應天順人何云為伐又曰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豈是順入乎文乃不能答梁竒陳幼子作

罪之知以刺允以日用命二語夏書也乃以甘誓
為湯誓以啟為湯以方扈為桀殊悞方定口為乳
臭無足深責彼為唐史者亦七歲耶此駁甚是然
湯誓方曰爾不從誓言予必孥戮女定蓋舉其意
而適悞其辭耳

二子乘舟詩

嘗讀二子乘舟之詩可悲而猶恨其死之不
得止也昔曾參委身承父暴怒孔子非之以為小

蓋分受大岳分受壽子之行也今二子爭死以成
考父之亂命因啟後人仇讐之階豈可為訓乎使
之未嘗不在仇殺之未嘗可得此身之有親始可
為萬世可乎

五岳

東泰西華南衡北恒中嵩此歷代以為五岳未有
異同者不知始自何時唐方四岳之稱虞制亦則
四岳周制五岳視之公周禮亦有五岳之名而未

溯

反

定大

疏明何山為何岳歷代之稱泰華衡恒嵩為溯其
最先分出于爾雅以霍山為南岳此特小異同耳
予按周郡豐鎬華山在周東不應反稱西岳如謂
以海內四方言之不以建都之東西為準此又豈
義帝王之宅中冢大夫子即天也隨其所都而謂
之中可也非天子所都安見此四山者足以環中
國乎以今疆域論之西嶽南嶽在戎峭南嶽南在瓊
山不必襲手古制也唐蒙民踞有六詔以點蒼山

為中嶽固不襲中國之舊也裔夷有此識見豈中
國不若乎

洪範

古文恍惚付自遠代後世讀之得以略見上古之
奇異取其中正者法之而不怪者存之以備傳述
可也遠以相信且曲為之解以文之別惑矣洪範
箕子曰鯀陞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彘倫攸斁鯀殛禹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彘

九

倫攸叙夫鯀之時君天下有堯也帝即怒鯀未嘗
怒堯不畀鯀而畀堯帝豈有靳焉而未之有聞何
也禹平成之績洵偉矣亦豈有加于欽天授時也
者何帝卒無所畀乎堯之時親睦昭明萬邦攸和
矣九疇雖不出彘倫未嘗斁也堯定星辰奔為七
政先洪範而為五行矣自餘八疇固治天下之大
法五帝以未未之有改也豈洛龜所秘授哉凡此
皆子理之至以不辨而知其非也然必書之有此

曰

文也。謂何愚意。古人嘗有稱引。云。以神其說者。亦一時。凡。然也。仲。既曰。天乃錫王智勇。武王曰。天乃佑命。成湯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亦與。箕。語類。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豈視見其。嗜飲。食乎。易之。言龍。亦多矣。龍。非可見之物也。想。甫。然耳。箕子亦傳聞古。古。是言。從而述之。而九。者。之。時。大道在焉。所陳在道。而帝界之。者。無因。所。不。重也。讀書者亦取其中正者。以為法而已矣。

言

湯武

非湯武。夫始自漢書。黃生。迄。蘇。軾。邦。厚。至。祝。允。昭。而。極。考。湯。武。者。自。孟。子。至。今。不。可。悉。數。乃。非。之。夫。執。倫。為。以。為。辭。卒。未。肯。服。乎。孟。氏。也。不。知。湯。武。自。乃。可。考。夫。大。多。忽。之。耳。吾。只。謂。伯。夷。聖。于。清。夫。也。伊。尹。聖。子。任。若。也。柳。下。聖。于。和。若。也。酒。武。聖。于。兵。夫。也。晉。虛。之。至。言。民。極。矣。而。若。若。不。恣。坐。視。生。民。之。塗。炭。勢。不。得。不。出。于。用。兵。然。一。戎。大。定。取。其。殘。

人

于

虐
君

耘

而已矣脫水火登榘席而未嘗有一卒之擾夫甫
耕一餉之累夫耕耨之日之民芽見其時而禾蘇
之仁不知為烈火焚岡之事自湯武而降以兵取
天下者能若是乎使用兵者皆能若是是永古不
罹鋒鏑之毒也夫禪受之事非可常行世固可無
堯舜不可無湯武也使蘇軾邦厚之說而可守惟
有舉四海生靈盡罪命子虐政而大類饒矣陪陽
日猶大有人在非其微子嗚呼生太平者不罹兵

乎

威不知湯武之德也以秦楚隋唐之際而觀湯武
則謂為聖人也亦宜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雲谷卧餘卷十三

古歛張習孔看

釋親

人倫稱呼古今不同而雅稱夫之兄為兄公逸

雅漢劉狗稱曰公又曰兄必謂己所敬見之洪邁

初為弟婦保夫禱祠夫隨兄曰頃以兄伯出使夫

婚隨行適初謂漢書雖多兄伯之言然非身婦所

稱心疑未安後見爾雅乃知前言兄公出使為是

反

昆

逆

然今俗婦人稱夫之父曰公而稱夫兄為公者
絕不知也然爾雅謂稱夫之弟曰叔稱夫兄亦可
謂伯矣何乃為此吳稱也又爾雅稱父之弟曰先
生日世父後生日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
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謂叔父叔母亦可謂伯父
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觀觀四章書總無伯字

范曄

范曄謀逆罪丘有吏不足復論所尤可恨者曄臨

刑時母至市曹涕泣責曄之顏色不怖妹及妓妾
未別曄悲淚流漣官司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
珍麗妓妾不勝珠翠物母居止卑陋惟有一厨盛
樵薪弟子冬衣被叔父草布衣曄不忠不孝罪大
惡極如此後世徒以漢書稱義遂不究其生子身
余謂國家當別教儒臣重脩後漢書縱使袁彥才
加于曄而稍為同異竊點曄不不使其藉文譽以
遠詐厲廢以陳子萬年之憤恨也

文

遍

嚴善思

別天朝刑省慘酷被寬濫者過天下別天命監察
御史嚴善思為詳審使按問反者善思平反既服
者八百五十餘人罹獄之黨為之不振此唐世不
臣也其德不下于徐有功而新舊唐書皆列于方
伎侍殊為屈抑吾特表而出之善思名漢心字行

饒崇

內刊自虞夏至漢歷二千餘自文帝以饒崇上書

憐悲其意始下詔除之遂為千古斷此至僧之法
人知漢文之仁而不知饒崇之啟之也孝子不置
永錫爾類饒崇焉為後世當置仁孝賢媛祠俎豆
之

廝養卒說燕

四
史趙王武臣間出為燕獲而囚趙使往燕輒殺之
以求地後廝養卒往見燕物不言求王第問日知
臣何欲燕將既應以汝欲得王卒終不言王也第

問耳餘何如入然後漸及兩人欲燕殺趙王而分
其地因以滅燕此其說固妙而尤妙于始見之兩
問說不及王蓋一啟口求得王燕即殺之雖有後
說其所以施矣而使者十餘輩豈無奇說至論而指
在求王又使子有職不得作迂謬語唯李以局外
賤人又飽不為趙謀適物安得殺之然後得盡其
其說此可以悟進言之術矣

行李

今使客謂之行李從左侍也李字殊有意蓋愚按
昭十之身子羣今晉侯五日行埋之命其日不至
必李當為埋前侍同音而誤耳後人遂承訛至今

遇秦論

賈誼遇秦論其上中下三篇上篇世皆知之矣次
篇詳言攻守之勢異而遇二世之不善守末篇言
天下雖亂關中猶可自固而秦法重忌諱其為子
嬰謀去攻易凶文皆雄奇相等而拘仿其首篇者

人但習文選耳然蕭悅止收其一疑又出於班固
漢書吾謂漢書論勢故取首篇以為止秦之徵
非為藝文也蕭悅之收一而遺二也何居夫三文
出於一手二子之或采或遺亦偶然耳豈滅文有
優劣哉西百世之歎晦分焉然則古人文字尚多
遇者不遇何況今日乎

范曄

范曄入秦數年日益親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

夫

秦有太后穰侯華陽子陵涇陽不聞其有之也今
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夫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
人夫見王獨立于朝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子
子孫也張子曰范曄言四貴之極身其賈國柄
未下移也不然雖何以能謀聽計用于數年電製
肘之患且使王逐穰侯輩如犬豕乎

袁術不識劉備

袁術與呂布書曰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

平

敗

何情之也若曹操對備曰日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操耳人之識量不同乃爾而成也即分子是

月慶碑

陸士衡文集載周慶碑末云處元康九年舊疾增
加奄捐館舍又云太興二年己卯正月葬于義興
常州志亦云此碑今藏于廟文與機集同按太興
東晉元帝年號機殺于西晉大安二年碑安得及
東晉且孝侯戰沒何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當

點

是後人所為托之士衡而不慮其失考耳文亦卑
得無足取由此觀之古書之偽妄者多矣非孟子
不如無書之言不悞殺後主輩乎

王逸少文

六朝文章靡陋殆王逸少千古超妙與諸家迥異
史言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吾謂不當先退之而
後逸少不知世人許我否

陸機文

張華謂陸機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此訛刺之辭非美之也機文冗憊實如華言而唐
文皇制贊愛慕之已嗜尚相沿乃至此哉
雷震董卓冢

後漢書載李催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戶
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
水入藏探其棺木猷帝起居注日冢戶開大風暴
雨水上流入朽出之棺向入輒復凡而水溢郭戶

漂

如此者之四冢中水半所稱等共下棺又凡初葬
暴甚遂閉戶之閉大風復破其冢觀此則天道神
明信凜之其在矣然何不于卓作惡時震之乃
示威于死灰使功出允布下耶

蕭何論治室

蕭何治未央官日非壯麗無以重威且可令後世
乃以加至其自為冢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母為勢冢所奪胡與前之所見者大別豈帝

未

王家不必令子孫師先德乎

上官桀義縱

上官桀為漢水中央令武帝病起見馬多瘦怒曰令
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
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心
為忠由是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
史上幸鼎湖病已而卒起幸其泉道不治上怒曰
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街之逐坐以他子棄市二

日

人亦其始獲罪一也桀用而縱誅何邪桀奸深調
曲能移上意縱悻直不知維挽故至死耳然上同
責桀而內卿縱是又兩人生死之機

宋威荀唐

宋欲取荀唐之使乎韓求息兵宋祖不可日卧榻
之前豈容他人鼾睡卒威唐張子曰荀唐五國在
宋之先非宋之叛臣竊據也無故而伐之夷其宗
社宋惡甚矣故其子孫受金元之禍後世多憐之

而不知止天之所以為報也史以唐觀真人之作
而不為退聽是其罪夫真人豈乃定乎周世宗豈
不自以為真人哉而噉在唐先安見宋之不可以
為周也嗚呼世徒以成敗論英雄天以亦強弱為
向背耳從來弱善於強而弱每折於強彼善於此
而彼每折於此書曰命不常善必得之此上古
之天也豈可望於之代之後哉

唐烈祖宋太祖公私

日足

南唐昇元六年群臣咸謂頻年豐稔兵食既是士
樂為用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烈祖曰吾少長軍
旅見于戈之為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
民安別吾亦安矣宋太祖則曰卧榻之前豈容他
人鼯睡公私之心奚啻霄壤而唐卒折于宋如謂
取天下者任力不任德此言害義而傷教故不得
不曲為之解于宋別求其所以得于唐別求其所
以失耳唐無他惡惟取之于楊氏為非長然宋之

取于柴氏亦何異哉以燕伐燕誠不知是非之
所在矣

正月上院

世以正月上院為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
七人八穀此語甚陋不知所始古人日題詩亦多
矣間有稱穀日亦以此院在古亦不廢也而未有
及雞犬等夫亦以陋而不足齒歟予考唐歐陽詢
藝文類聚引董勛問孔恪為此言其來久矣

宋書不載世說

宋書稱臨川王義慶愛好文義所撰為徐勳先賢
傳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然何以不言義
慶偏世說新語即此書世所膾炙豈以休文之博
洽而竟未之見乎隋書經籍志已載世說八卷劉
義慶著蓋已入御府矣不應梁世此書尚未顯

帶牛佩犢

漢渤海多盜以龔遂為太守遂以德化盜賊悉平

逐見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日何
為帶牛佩犢予謂賣刀劍是矣第不解買者何為
因是而推野有死麕及行露之詩女子固為被文
王之化而革其淫行矣何獨不能化男子乎此與
賣刀劍者同一不可解也

要言

存而不論乃稽天之要言敬而遠之乃事鬼神之
要言何以止禍日不辨乃處世之要言餓死子小

乃處貧之要言于禽獸又何難焉乃處橫逆之要
言能殺吾身不能滅吾性乃處患難之要言不啞
不聾不成家翁乃治家之要言凡此予謂可以八
字槩之曰無可奈何只索如是

高顛忍人

隋文帝問高顛取陳之策顛曰江北地寒日收差
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徧徵士馬聲言
掩襲彼必屯兵守禦是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

待

便解甲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為儲積皆非地
窄密遣行人因凡縱火符彼脩立更復燒之不出
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嗚呼恐人哉為類也古稱代
暴心救民未聞害民以廣地也江南之民何仇于
頻而必欲多方以相斃毒之惟恐其不深盡之惟
患其不速百世之下觀此猶為心惻而頻暢然言
之不顧殆豺蝎為心矣伐國不問仁人諒哉其不
終宜也

王始

父
塵

南燕建平四年某燕人王始以妖術聚眾至數千
人自稱太平皇帝魏其父太上皇兄弟為征東征
西將軍慕容德遣桂陽王鎮討禽之斬于都市臨
刑人皆罵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又兄
今茲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塵在外征東征西亂
兵所言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
止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奈何臨死復爾狂言始曰

有

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存不破之家不亡之國
邪行刑者以刀鐸築之始即視曰朕即崩矣終不
改帝號也予戲謂始當此時猶能不貶乎祗且作
韻語意思安閒真者帝王之度曾子易簣祗求得
正以觀王始均無同乎一笑

田千秋

惧

漢田千秋見帝連身誅罰多群下恐惧思欲寬廣
上意慰安衆庶乃與御史中丞二千石共上壽頌

德美勸上施恩惠後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
天下自虞樂按千秋以寬廣仄君真宰相也漢書
乃謂其無他才學術孟堅為不知人矣且勸帝
聽樂更是大學識

凡俗厚薄

宋劉溫叟性厚重方正為中丞二十年屢求解職
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
此厚如溫叟者乃可善哉帝求中丞必此厚者所

計

以用百年寬天之治累葉仁厚之凡也後世中丞
以行驚為尚其見棄于宋祖必矣蘇子瞻載元豐
初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捕得賊
吏以為法禁匿不書投者尚流然情輕法重請於
朝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凡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瞻以為凡賊訐不于己者告捕彼失者匿
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恐長告訐之凡此可為忠
厚之至予嘗觀程文簡論秦之立法設什伍以相

計

干

訐

分

師而專以告姦為賞罰有兩男者必出分而不必
者倍其賦是驅民為告訐而禁民為孝弟此法行
而秦民無歡心矣怡愉之樂不暢於閭門窺伺之
惡交相於隣里秦固知其然而不為之恤也趙廣
漢治穎川設鉅笮以招訐行之未幾穎川家之作
仇特未相兵耳非韓延壽聞札逆之端黃霸聞循
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穎川之不秦也漢
承秦之餘舊染猶在自高祖除秦苛政文帝一

川

自評

君子長者待天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樸行之
以質直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訖無行評語
無親者人人自重耻言入道乃知惟民生厚在上
轉移身後世長民者宜物何法哉

魯殺子糾

魯伐齊納子糾戰于乾時而敗喪車失物公傳來
歸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
也請受而其心焉魯乃殺糾而歸管仲張子曰魯

雖敗猶然國也豈不足以底子糾乃竟以拘而人
之情魯無人矣

鄭厲殺繁原

鄭厲公失國子儀立十四年其臣傅瑕私于厲公
弒子儀而納之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傳

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寡人憾焉原繁用命乃愷夫厲公以貳而殺傅瑕
賄矣何又怨原繁之無裏言乎然則教貳者其誠

入

勸忠者其矯也
衛文讓國
僖十八年刑人狄人伐衛之侯以國讓父子元弟
日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出師狄人退
予按衛文牝駮三千革車三百刑狄見侵豈不能
悉衆控禦乃舉國以讓人豈創于懿公之潰欲假
此以下衆心乎
使琉球

嘗見明郭倫諫汝霖使琉球錄所載風濤之險景
物之奇不必言中一條云舟中櫓數區貯以器用
若干又殿楫二副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
若干兩倘有凡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何卧
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度有人見
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于山崖後使者得以因便
載歸吁奉使者其危若此雖曰君不避難亦可
畏哉

而秦廷之臣能以勾吳辨楚之說贊苻堅秦既安則

晉則殆矣而褚臣無及此者豈非天哉

度信酌非古韻

楊升庵謂古詩有用古韻者引度信喜晴應詔詩

御

云卻辨誠膺錄惟皇祚有建柏梁驂四馬方陵馳

六傳何提崧故柳秋水方新堰王城水闌息洛浦

何岡獸伏泉還習坎陰凡已同吳桐枝長舊圍蒲

節抽剝寸山藪故藏疾幽棲得無岡五慶兆民同

論年天子萬蓋以紫寸岡叶建獻萬為古韻也且

云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也予

願

謂升菴慎矣此出沈約韻十四部今皆用之猶

傳字出入耳非古韻也韻補不及此故以其與今

無異而不必引耳而轉為才老病耶予亦有均如

望武當山一首漢江何迅疾鈍水寫屋建浮之發

鄖陽湍激勢微遜在蒲新萬水一色錦綠嫩傷駘

騁長眺青黛天影親辨視漸清晰列嶂接雲頓岵

混

宮浩

岬狀態殊衣良運昂健同人各武尚玄帝昔脩遜
上有黃金官恒費浩千萬紫霄及天柱孤迥絕塵
全神光燈夜烟天樂花晝獻帝靈昭祀典頭赫著
懲勸梯航份籲禱響應如執券鐵恒網懸崖攀曳
若不怨慕勝來旬荒競利走負販曩吾聞茲山朝
謁積真願乃今奉王論淹泊稟國憲西向肅
瞻拜耿耿汪方寸彷彿聆鸞啟香雲歆蒸噴此亦
用十四願韻非古韻也

朱子十二禽詩

朱文公理學大儒不屑為世俗文字然游戲點染
間亦不乏其作十二禽詩云夜聞空篔簹饑鼠眈
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春
鹵君看壑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馮
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
鷓鴣鳴角角容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豬肉

汪伯玉文

左司馬汪公伯玉宏才宿學稱一代哲匠為時與
李于鱗王元美輩稱七才子七子之先有李空同
李本寧論之日北地李空同不讀唐以後書不采
唐以後事為記子文別合為他文不必合也歷下
李于鱗攀龍語不作漢以後字不失漢以前而韻棘波
吻不必合也鼻判王元美世貞篇或有累句句或有累
字不必合也北地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
能長歷下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止鼻

何以才騁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克標微
傷率耳汪新安之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
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徑偉錯
綜之也當時之評騭如此司馬好以古語況述子
言簡而意備尤為獨到吾常比太函鼻少文而衡
絮之覺本寧之言未為阿漢兩集之文浩不可舉
姑較其篇目之同者如茂太湖游洞庭記兩公皆
有然蒼樺隋夷之別一日迥然儼若各自為之或

司

亦不河漢吾言也
汪伯玉詩

汪可馬以文名世其詩僅什一耳古體固非所長
若五言排律蒼秀典確字之精絕而次第脈絡起
止結構即千古作者當推狗步茲錄其一篇以同
世如壽陳丈人八十韻白岳官群帝黃山窟列仙
地靈箕頰闕星紀斗牛躔俾彼人文徇由來祖德
云之王騰送致八世祚彌延瓜瓞深滋蔓松蘿吉

文

士

屢遷儒宗標赤幟吾道倚朱纒西鄙傳徑老南州
佐郡賢父兄俱挺出夫子更騰騫襁褓經城邑提
携辨市廛言歸陳孺社甫及項佗芋玉樹春慘茁
金莖露始涓冢承貽燕儲世受獲麟偏博士堪批
頰諸生取此肩自矜子夏駁久待九方歎河內回
初出關中火未然百家囊盡括四壁磬長懸和氏
閣難叩愚公海易填遙通已路策薄米楚江奎病
已盲猶視刑餘腐猶全兩京容跋扈千古賴陶甄

盛壯潘安去窮尋阮籍偏亮非推轂後疑足徒僂
前有瑟工何益階珠暗莫捐鷓鴣那響魯騏驎不
臨燕已割滄洲地寧談碣石天無媒通狗監多客
識龍淵王勃名俱起江淹賦並傳相物舞鼓篋次
第謝旌旃李賀脩辭詭汪倫學步專先登程狗力
後進赴重駟北耦交相角分門各自妍中侯須爾
命樹羽竟誰奉倡和同聲廢存亡異代憐斷輪其
老矣墜戶誓終焉姦節陶元亮英聲魯仲連居人

占出處縣令奉周旋憲老書惇史尊賓肆法筵詎
能從僇節急為解徽纆志在戈迴舍功收縞及泉
文章神自合豪傑礼相先倚杖衡門僻行車負郭
駢王孫辭左轄方叔釋中權壯志慚王粲平生慰
服虔論交勞倒屣得意契忘筌擬托庚桑里同吟
梁父篇通家齊世及接席儼姻媿客御元方長賓
興季子先太丘屋復聚萬石澤仍繇往者家多棟
蕭然屋數椽一身枯若斲入心望猶蠅澤雉神

潛

逾王瓊龍卧益堅華顛俄種種坦腹信便便真隱
耽巢許神遊侶僱任豈羨充并日斗閣勝凌烟
覽金爭購秦封石待鑄但知流水調不索買碑錢
賄野竹安石移居卜稚川層軒都爽壇列鼎街方
解食舊惟攻苦從新肯慕羶故吾倦脫落之子在
聯翩大壘顏應壽為秋鬢欲宣棘津登八十瀛海
實之子隱几烏皮上褰闥鶴髮邊白榆星在野朱
草石為田秩秋簪時蓋轉之戶日園雕梁歌宛轉

在作任

駐

秩

衫服舞蹠蹙痛飲空浮蟻雄飛競站寫杯行賓辟
易譏出子擎拳北海尊重設東山屐再穿孤亭翻
白苧羣峭擁青蓮舞下高雲鶴歌連深樹蟬未須
窮窈窕聊復弄潺湲水淨饌斯濯凡微纜不牽接
羅還自倒紉佩更須擊聽曲遊魚出迎牆倦鳥還
夙諳耆舊傳宛在孝廉船翼隸懽心極優游樂事
竣祇應乘列禦何憂挾彭篋寰野徑行近箕疇嚮
用純一躋方丈室笑殺辟支禪

伯玉卽了詩

汪司馬乃卽了一題凡三十二韻典飭更勝前篇
不知所指詳篇中語似傷尚書胡公宗憲蓋胡公
廓清海徼保障七省卒中謬死當時調黨子急故
詩隱其辭所謂祇應耳聾落慎勿及株連是也詩
錄如後島夷于丘垓漢將護樓船國難疇能定軍
声度已付屋懷收上策長揖入中權傾座才華迫
分庭礼數全塵披徐孺榻醴設穆生筵决矣群疑

十

後行籌百勝先伏戎徒尚詐料敵必摧堅一鼓鯨
鯢盡童聞虎豹真偏氓歸社席甲士罷戈鋌功擬
麒麟並恩末驃騎偏冠軍才間出遇主契無前馬
革身難老娥眉寵易遷錄金那自免投杼竟誰憐
北闕存寬假南山化忿憎側身被短褐延頸受徽
纆對簿孤臣恙敢予首身捐游魂翔舊國哀輓赴
新阡衆口仍慙怒天心詎好還無人感王悅乃從
沒主田廬客歛長往妻孥正倒懸祇須耳聾落慎

勿及株連宿草。任霜露生芻。阻間。隱。衣傷九地。
伏枕聞之年。鐵馬功難掩。金鷄罪未。彌望空陰海。
日淚滿。漸江天。宰樹延陵。劔倚蘭天。澤篇故鄉。嗟
逝矣。空谷聽。芝然骨。豈留騷。裏魂應化杜鵑。山河
俱慘淡。凡爾忽。浪。後想像扶桑外。躊躇落木邊。壯
心衝白髮。俠氣薄黃泉。伊昔論交態。于今覺爾賢。
荀彧

實與焉。乃于諸將議。九錫殊。孔轉欲立異。以博名。
高非其情矣。東漢尚節義。餘凡未。砥故。或既內。參
佐命之功。猶歛外竊。負。際之譽。且。祖子恩。倖。謂。操
必能諒其素。而不意其竟不悅也。吾病。飲。藥。安。知
非庸醫殺人。家人借題。誦說。以成其高。乎。司馬公
過。稱之。宜。後。未。諸。論。之。不。服。也。

宋真宗天書

宋真宗得天書。當時君臣相欺。侈為祥瑞。其書詞

宜傳播中外矣此必異才精思所構惟非天言必有妙理何以今世失傳耶

蘇秦嫂

蘇秦嫂日以李子位尊而多金此嫗大輕薄當面罵人何秦猶不覺而顧心勢位富厚自侈耶

王莽

後世言篡逆之臣輒曰莽操懿溫予按莽之篡與諸人同莽之行與諸人異莽失在篡立後份更乖

人曰

張以致亂耳若北面之日勲澤謙慎有非後人所能及者嘗考之劉向盡忠宗國每上書譏刺王氏言多痛切向卒後莽舉向子歆宗室五才行累遷光祿大夫貴幸略無宿憾每受爵賞無不滂沱因讓且請立諸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末常有意剪劉氏也平帝當選后博采列侯適子女在長安者莽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從之庶民諸生即吏以上守闕上書曰

數千人咸言不宜獨廢公女莽遣長史以下分部
曉止諸人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
莽女後人以莽為婚以上書之衆為論然莽女九
歲為后十歲平帝崩傳稱其婉嫵乃節操痛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甫十八莽敬憚哀傷欲其
改節乃飾貴公子將醫問疾以衛之后大怒鞭笞
其侍婢即發病不肯起則后固貞淑賢女也建武
豈曰不宜而乃惡上書者之誦乎頌莽讓德者前

語

後凡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七人民之棄夷好
是懿德此豈可以倖致哉觀莽肆安漢公表至誠
惻怛詔意深慙非勉強也曹丕辭漢禪唯反覆再
四累數子言其驕矜文飾浮於言表誠中形外安
可掩也班史謂莽爪益少令塞外夷獻白雉以為
瑞應夫白雉豈可風而得耶莽祚弗延故漢史醜
誡之身使其為成豈不可日天不言以行與可示
之乎若武侯終中興史書所以誡周武者又當何

如也甚矣世好以成敗論人也曹丕司馬炎劉裕
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洋宇文覺楊堅李淵朱溫
趙匡胤其得國與莽目而狗以莽為詬厲且并其
始節而棄之恐非公平之論也雖然子貢亦曰討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以成敗論人自古為然矣

慕少艾解

宋程文簡公大昌吾郡休寧人也釋孟子曰人少
不慕父母知好色不慕少艾為妻子不慕妻子趙

騎

岐日文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為少好之女
徧思姪傳絕無有以艾為好之艾或曰艾古女字
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為艾此說似有理
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
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繡有士
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為少長則習駮
射之所艾當為刈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
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即刈也懲

孺

文云者懲飽之也詩日時乃錢鏐奄觀銜艾亦以
川讀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
儒慕之時矣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
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此之為艾亦衰減之意也
此說最當人鮮知者畧載於此

秦

泰山秦碑
順治癸巳李春予投士泰安于役之暇偕僚屬登
泰山絕巔觀秦皇碑刻時帷凡日晴朗然苔蘚斑

駁艱於辨識謀人榜高以布濡微水拭之使均突
兩色觀其篆畫奇古于峻健中不乏生動寫翫之
勢洵奇觀也語旬間有剝落弗完道士藏有錄本
始觀全文與太史公所記稍別恐傳錄有誤再校
碑字皆合蓋太史公未親見秦碑故不無小同異
也史云親巡這方碑云親驂這黎史云大義休明
垂於後世碑云大義著明陞於後嗣史云皇帝躬
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作體順史云施於

後嗣碑作昆嗣且文皆四字句乃知史五字六字
句之誤山之形勝景物志書及諸久記備矣故不
復及

碧霞宮

碧霞宮雖在泰山之顛然後有所展非飽頂也予
從宮左捨身崖攀援而上至最高處有小室周垣
四空無倚視日觀尚在杖底庭中央數石墳起如
聚指高二三尺此泰山頂也予手摩數匝作歌記

之置凡辟窳萬整寒步虛慄聞吹鸞周垣斗飽
俯無水嶙峋一柱中大觀何溫元炁翕以抱獨見
孤清日杲々巨靈植臂不握拳五指駢撐劃晴昊
我未磅礴跌其顛手摩厥頂傳真詮大古未留至
人記七十二君皆徒然青青千里了齊魯不辨烟
霞別塵土坐待片月生如輪平揖天人激玄腑

女儒

前秦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儒學宋氏以

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
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記典
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而受勿
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訛誦不輟其後石虎徙
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車背負父所
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壽之養護之廷特
年少宋氏晝則採薪夜則教誨然筋續無廢壽每
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廷遂學成名立仕

秦為太常堅常車具太學同博士經典乃愾禮樂
遺缺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
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
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
是就宋氏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綺紗
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按自古無女

宣

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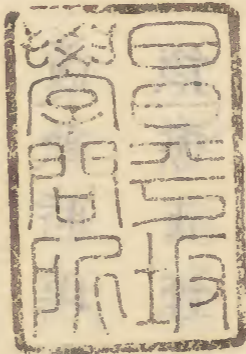
儒宋氏學行如此豈在高堂伏勝下乎使為男子

雖俎豆千秋可也

其跡不在則既矣高堂其自而可也

自人士所統無風其相也

草對世求九世學有士



雲谷卧餘卷十四終

